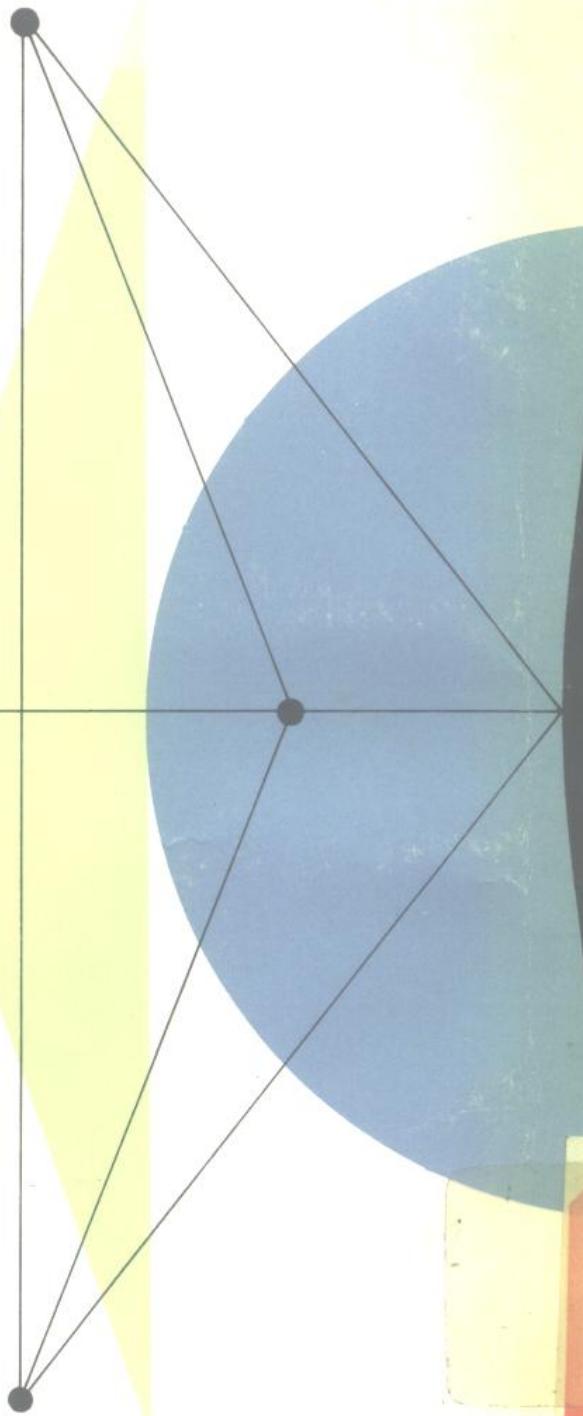


新聞文學概論

黃天鵬校訂
樓榕嬌編著



黃天鵬校訂
樓榕嬌編著

新聞文學概論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校正新聞文學概論（全一冊）

編著者：樓

校

橋

校訂者：黃天

鴻

局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業字第100號

發行人：馮愛

羣

書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羣

書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二四六六號
電話：三三三三七·三三三〇五七

定價精裝新

局書文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九月校正再版

黃序

中國報紙雖遠溯漢唐邸鈔，而具近代報紙形式，則始於有清中葉，不過百數十年而已。新聞文學一詞，自我創制，僅半世紀，今日的新聞，即明日之歷史，析其根源，蓋出於史。新聞文學資料，散諸經史子集，浩瀚淵博，正是一部廿四史，史論（社論）史記（記事），以及稗官小說（副刊）無不可取，梳爬鑽研，有待來茲。

追溯二十年代，予歸諸東京，在滬應坊間之聘，主編新聞學叢書，在日新聞研究所畢業論文中，「中國新聞事業」及「新聞文學導論」，也列爲叢書之一，後者以屬創論，不三月而再版，秋季兼課復旦大學新聞系，採爲講義，嗣後主講滬江大學商學院新聞科「新聞寫作」，亦多採及，擴而充之，導論即成概論，舉凡新聞評論、新聞採訪、新聞編輯、新聞寫作，以至副刊，凡涉文學範疇，無所不包，終成新聞系之必修課程。播遷來臺，政治作戰學校首設新聞系，予又兼課，年來從政之餘，仍不廢新聞教育工作，也兼政大、文化、世新各校，桃李遍庭，尤以政戰學校二十年不曾一日間斷，人才輩出，成爲新聞教育燦爛之一頁。

在政戰學校新聞系高材生中，樓榕嫿同學印象最深，伊以一介嬌女，愛國好學不讓鬚眉，決然報考軍校，誓爲現代之花木蘭，除致力於革命精神之修養外，更孜孜於學業之鑽研，用力既勤，博覽自廣，實爲不可多得之才俊，當其以最優成績畢業後，復在新聞單位從事採訪及編輯實務，學以致用，

新聞文學概論

二

具見績效，工作之餘，仍以研究生就予問學，學乃猛進。

國民大會憲政研討會開會前夕，伊作專題採訪，謂有新編「新聞文學」一書，係參考老師所授此課之筆記及心得，加以整理而成，請予校閱。以一女青年而有如此深厚之學力，使理論與經驗相結合，又與予所講授者相印證，顯見心得之豐。全書提綱摘要，新聞文學的形成、演變、體裁、特質、類別，以及如何更進一步寫作，脈絡貫串，文采斐然。尤其近年大眾傳播迅速茁壯成長，為新聞文學開一新时代，故樂為寫數言，以序其端。

六十六年三月黃天鵬序於行都中央新村

新聞文學概論

目 錄

黃天鵬先生序

第一章 新聞文學緒論

第一節 近代新聞文學的產生 一

第二節 新聞文學與史學的關係 四

第三節 新聞文學的最高準則 一一

第二章 新聞文學的特質

第一節 一般文學與新聞文學 一七

第二節 新聞文學的時間性、通俗性、趣味性、多樣性、可讀性、影響性 一八

第三章 新聞文學的濫觴

第一節 新聞文學最初的雛型 二七

第二節 時務文章與報導文學 三五

第四章 新聞文學的例比

目 錄

新 聞 文 學 概 論

二

第一節 歷史記事的春秋左傳式——太史公史記式——唐宋八大家式四五

第二節 新聞記事的提綱法——倒敍法——撮要法的例比五二

第五章 新聞文學的體裁

第一節 說明辯駁的議論文——適用於新聞評論六〇

第二節 記事敍物的記敍文——適用於新聞記事六三

第三節 抒情詠物的小品文——適用於副刊文藝六九

第六章 新聞文學的演進

第一節 文人論政的政論時代七三

第二節 寫實新聞與專欄的興起八七

第三節 新聞文藝與報告文學的突出九四

第四節 最近七十年間九九

第七章 新聞文學的分類

第一節 小引一〇三

第二節 社論評述一〇四

①評論的定義

②評論的類別

③評論的條件

第三節 新聞寫作

一一一

①新聞報導

②特約專欄

③電報與電話新聞

④標題藝術

第四節 抒情雜寫

一三七

①現代派物質生活的享樂

②古典派精神生活的鑒賞

第五節 廣告文字

一四一

①廣告文字的性質

②廣告文字的結構

③廣告文字的標題

④廣告文字的效用

第六節 大眾傳播

一四七

①廣播新聞

②電視新聞

目 錄

(3)衛星傳播與傳真

(4)影片新聞

第八章 新聞文學的轉變

第一節 文學革命的影響 一八三

第二節 新聞文體裁的形成 一八七

第三節 語文與新聞的結合 一九〇

第九章 新聞文學的影響

第一節 新聞文學對大眾的影響力 一九五

第二節 新聞文學是社會的教育課本 一九〇

第十章 新聞文學的展望

第一節 新聞文學的通俗化 二〇七

第二節 新聞文學為大眾的文學 二一四

第三節 創造國語化的新聞文學 二一九

附錄：本書主要參考文獻

第一章 新聞文學緒論

世界各國目前正熱衷於新聞學研究(*Journalism research*)(註一)國內多人亦接踵響應，然一般之趨勢往往重於西方學術之探討，而忽略了我國自有的一脈傳統。本書之重點，專在研究我國由新聞體制的創立、演變、進化，而有各種不同類型的大眾傳播工具，所產生的一門新的文學，稱為「新聞文學」，有關其種種問題，作一詳盡之探討研究，供讀者參考。

第一節 近代新聞文學的產生

從前人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今日人類除秀才外也同樣可以做到不出門而知天下事，此惟賴各類大眾傳播工具的進步發達，諸如：報紙、雜誌、廣播、電視、衛星傳播……等等的蓬勃進步，提供了最佳的服務，人類大眾只須坐在家中，在最舒適的情況下，接受傳播工具的服務，不惟賞心悅目，極盡消遣之能事，甚至可以神遊全世界通曉天下大小事情。大眾傳播幾與人類產生了極密切的關係，吾人幾乎無時無刻離不開新聞的媒體。在今日全球人類聲氣相通，利害攸關的時代，如果失去了傳播工具的效用，則不啻如魯賓遜漂流孤島，終難在今日世界裏生存，而一個國家的是否文明進步，亦端賴新聞傳播工具的是否充分利用。由此可見大眾傳播事業在人類社會中所佔地位的重要。大眾傳播工具起始於報紙，也有人稱之為新聞紙，而新聞從採訪、寫作、編輯到印製發行過程中

，新聞寫作是最重要之一環。至於新聞如何寫作，就必須研究新聞文學。今日吾人所談到的「新聞文學」，就是要研究各種「新聞文」，包括新聞電訊、評論、訪稿、通信、特寫、方塊文章，副刊小品以及廣播、電視等各種文體的形成、演變、體裁、特質、類別、以及如何寫作等，此即是新聞文學所要講述的範疇。

新聞文學很早便已存在，自有報紙，便有新聞文學的產生，但是這種報章文體的出現，則是近數十年的事情，由於新聞事業的形式日趨完備，報業與各方面接觸日廣，對於社會各階層的呼聲都能深切了解，而在社會上居於重要的領導地位。因此，人們才開始注意研究新聞文學，由瞭解的過程中，謀大眾傳播事業的改進，以期更能適應時代的需要。

說文解字序：「依類象形謂之文。」文史註：「文字連綴而成章」。又謂：「內重情感，外美詞藻，文學也。」近人胡適曾說：「文學是表情達意的工具，表得好，達得好，就是文學。」新聞文體也是一種表情達意的工具，所以新聞文學就是研究新聞文體的一種文學。但這是一個很高的文學形式，這種形式比起其他的文學形式則顯然有所不同。因為新聞文學是日常生活的文學，它賦有紀錄、報導、解釋、迅速、宣傳、趣味、知識的特性，它的形式則又饒富變化，如普通的新聞稿寫作，專欄的特寫、嚴正的社論、雋永的方塊文章、外電的翻譯、圖片的穿插、專門性的知識報導、小說散文的刊載等等，自然而然形成了另一種獨立的文學形式，而與普通文學不同，普通文學着重於情感的流露，故事的誇大，感人的深遠，所以或有虛構的內容，而新聞文學則重在事實的報導，站在搶先的時機上。

，而爲社會服務的工具。這種新聞體裁隨着新聞事業的擴展，影響到廣大羣衆的生活，漸漸獨立起來，成爲新興的新聞文學。不過這仍然是近代的事情，因爲過去人類縱或有「新聞傳播」的形式，但不夠完備，亦不够深遠，只能稱得上是政府公報，一直到近代一、二百年來，人類已能充分的利用新聞紙，新聞紙成爲近代文明的一大勢力後，新聞文學才具備了完整的形式而獨立起來，專家學者也才開始研究新聞文學。這是近代新聞文學產生的因緣。

新聞文學導源於報紙，但是自從大衆傳播工具在近幾十年中突飛猛進，形式日新月異之後，新聞文學已不單單指報紙文學而言，而應包括廣播新聞、電視新聞、電影新聞之中，但是報紙仍爲傳播工具的主體，報紙文體的新聞文學也始終站在「正宗」的地位。儘管今日家家戶戶收看電視，收聽廣播，但觀（聽）衆仍然是報紙的忠實讀者，只有報紙是純粹的新聞報導工具（故稱「新聞紙」），加上報紙是在世界新聞史上發源最早，流傳最久，改變人類生活最大的一項傳播工具，其本身已自成一脈系統，新聞文學也在新聞紙上產生，而經過草創、進展、發展利今天完備的形式，自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強大力量，所以今日吾人論及新聞文學，仍應以研究報紙的新聞體爲主。

有人或謂：新聞文學即是新聞寫作，事實大謬不然。新聞寫作僅是新聞文學中所要研究的「個項目」，是新聞文體所表現的一種形式，新聞文學包括新聞寫作，而新聞寫作却不能包含新聞文學，固然，新聞文學不能離開新聞寫作，但新聞文學研究的範圍却是所有的新聞文體，比新聞寫作的含義及內容要大得多，換句話說，新聞寫作只是新聞文學的一項技術。

我國近代報業，起源於有清中葉（十九世紀）外人在華創辦的報紙（註一）^{（甲午戰爭之後，君憲派與革命黨相繼創立，兩派為了爭取輿論的支持，紛紛創辦報紙，此不僅為我國近代報業的萌芽，同時也是我國報業史上的黃金時代。報紙在此發揮了最高的效用，人人競相爭看報紙，報人亦努力於報業的改善，名家主筆也都妙筆生花，展露才華，革命黨派更是藉報紙的力量，鼓吹革命思潮，影響民衆心志，新聞文體於此大備於成，終於形成了此一獨立而新興的新聞文學。）}

新聞文學進展到現在，仍然被稱為是一門獨立而新興的文學，因為大眾傳播的媒體不斷的進步、日新月異，由紙上的文學演變至各種電化的新聞體，新聞文學也就因應各種不同的媒體而展現出各類的特性。所以吾人可以斷言，新聞文學在所有文學體裁中，將永遠是一門站在人類最前鋒的地位，自成一軍，供應社會，功效雄邁的文學。

第二節 新聞文學與史學的關係

新聞與歷史，前者是追求新鮮的事物，惟其新奇與迅速，乃愈為世人所喜愛，也就愈有價值。而後者乃是陳舊事蹟的紀錄，儘量追尋人類社會最早發生的事情，考察過去遺留的點點滴滴。兩者的角度似有不同，然「今日的新聞乃是明日的歷史，今日的歷史乃是昨日的新聞」，新聞與歷史，自有其綿密不可分的關係，而新聞文學與史學更是脈絡一貫，互為因緣。

新聞文學事實上導源於史。蔡元培即曾說過：

「余惟新聞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非猶今新聞中某某之談話與行動乎？子修春秋，錄各國報告，非猶今新聞中有專電通信與譯件乎？由此觀之，雖謂新聞之內容無異於史可也。」（註三）

蔡元培所說的：「新聞爲史之流裔」更明顯一些說，新聞非既往之史，乃現代之史，今天的新聞到了明天，已成史料。但是他們所記載的內容與對象，同樣的無所不包，史學上所出現的各種體裁，與新聞文學上的體裁都能互相印證。

謝无量在其所著的「中國大文學史」中，把文學分爲有句讀文與無句讀文二種，有句讀文又分爲有韻文與無韻文二種。歷史便屬於無韻文，而其中所列之「雜事」一項，報章上記事便屬之。至於論說，則隸屬於雜文。現在新聞上的評論記事，分爲言論與編輯兩組，在文學中正成一比例。

現代的「新聞」一詞，雖然與英文NEWS意義相同，但早在我國宋代，便已有此一名詞的出現。如朝野彙要一書所稱「故隱而號之曰新聞」，其時的新聞含義，雖未如今日包羅之廣，係指「有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皆私衷小報」，然已可窺見其雛型。

以中國史而言，約可分爲三類：編年、記事、傳記。這三類文體，在今日之新聞紙上皆是缺一不可者。

我國現存最古的史書，首推尚書。尚書所存的二十八篇當中，有所謂「湯誓」、「甘誓」、「牧誓」、「費誓」、「秦誓」、「多士」、「多方」、「湯誥」、「盤庚」……等，事實上，這不就是

今日的領袖告全國同胞書嗎？

孔子修春秋「記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註四），例如：「隱公三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日食，所謂事也，其日當己巳，所以以事繫日，論月，則屬二月，即所謂以日繫月，而時當春，所謂以月繫時，又曰三年，所謂以時繫年。這和今日新聞中的注重時間（月日），地點（遠近）、事態（異同），是同樣的寫法。

至「究天人際，通古今之變」的史記作者司馬遷，開斷代史之先河的班固，都是以文筆聞名於天下，此即為今日新聞紙上撰寫特寫、專欄者所追求的目標。至於子長之書留翔實而略奇偉，孟堅稱之為「實錄」，則為今日撰寫通訊訪稿者所要學習的對象。

說文解字，對於史的解釋是：「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記事須正確，史與新聞為同一標準。

趙盾弑君而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孔子稱之為書法不隱。此由於中國傳統的觀念是嚴於天命之統，則違反此原則者必須加以懲懾，而合於此原則者加以褒揚。固然今天君王觀念已完全根除，然此種含有懲勸作用的重視書法的作為，却是今天在自由民主社會中仍然必須的。

我們再看看史學的趨勢。古史大都以編年為主，如魯史之春秋，及列國之史。尚書則為稍具雛型之記事記言體。至太史公始，乃合以上諸體而加以貫通，開歷代正史之宗，歷二千年而不絕。自此之後，史學既開始注重通史的研究，今後的趨勢，亦復如此，且又注重專門史的分類。而所謂通史，尚

有橫通之義，即不止包括政治史，並且包括所有社會的一切動態，若社會史、學術史、文化史等，此不僅史學的趨勢如此，吾人回顧今日新聞文學的趨勢亦同樣如此。爲了適應社會繁複的關係，分工的精密，知識文化的流通，人類所要求於新聞文學者，就不單單以報導新聞爲已足，所要求者，乃是一完整的新聞事件，包括其淵源、背景、未來、以及各種專精學術的探討。此即與史學的趨勢暗暗吻合。

不過新聞雖脫胎於史，但史筆不能盡新聞記載的能事，才演變而爲新聞文。兩者之間，各有其不同點。茲略舉史學與新聞文學之間的五大不同如次：

(一) 取材不同：史不嫌其舊——新聞惟求新

歷史者，過去事實的記載，主要的目的在於延續一國的傳統，連貫各代間的文化、用以考證、紀錄、資料之用。歷史的記載，猶如人類社會、生活、風情、文化的遺跡，並且有人類的生存，便有史學的存料，是以事不論鉅細、人不分大小，都要記載在歷史上。由於歷史上所記載的事物其價值是永久性的，並不是供當世之用，而是作爲一種後世研究查尋的資料，因此時代間隔愈久，便愈有價值，故史學上的取材，不嫌其舊。而新聞文學則不然。新聞者，最新事物的見聞，是一種人類追求新奇，探聽祕密，增廣見聞之下的產物，它所強調的是「新」的事物，雖然西謬說：「太陽光底下沒有新的事物」，凡是一切趣味性、反常性、珍奇性、知識性的東西，就是新聞的條件。故有人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註五)。吾人見到各新聞記者競以跑「獨家」爲榮。報社設有獎金鼓勵，由此

可見新聞文學的特性，所要求的是「新」的事物，每天均要以最新的發展，最新的動態報導給世人。這是史學與新聞文學所不同的第一點。

(二) 體裁不同：史結論於末——新聞發於端

一篇少棒賽的記載文學，在新聞上，應該是：「本報訊：『臺北市』少年棒球隊，昨天以四比三打敗南區『垂揚』隊後，獲得第四屆全國少棒賽冠軍」。然後在第二段描述賽程經過，再次段描述觀眾情形，天氣狀況等，然在歷史的寫法上則完全不同。歷史的記載，只要述其前後因果，譬如記同一件少棒賽（舉例而言），則必無將其比賽結果先記在前段者，而是先描述比賽的時間、情形，甚至推而至於棒球運動的因緣，發展情形，最後才將比賽結果算出來。這種寫法與新聞文學的寫法當然有別，因為史學與新聞文學的對象雖然同為一般讀者，但讀者對兩者的要求却有所不同，對於歷史的寫法，讀者要求的是對此一事物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及此一事物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而對於新聞文學，則是以「求知」的心情亟欲了解此一事物發展到最後的結果，這就好比某一關心的事情，兩人一見面時便問：「某某如何了？」或「這場球賽到底是誰贏了？」「聽說某地發生火山爆發，是真的嗎？死傷多少人？」新聞就是根據人類這種心理而來報導，因此先將結果寫在前端，讓讀者一目了然，而且可以適應繁忙的讀者：當沒有足夠的時間細讀時，只須看前段便可了解事情的梗概。對於報紙編輯來講，此種寫法亦方便不少，可隨時適應報紙的篇幅予以增刪，而又不損其原意及重點。歷史由於無此需求，自可以細水長流式的慢慢描述。